

吉鸿昌为贫苦子弟办免费教育

尚守永



资料图片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这首永久流传的诗篇，在北平慷慨就义。

吉鸿昌的故事多年来一直出现在小学课本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吉鸿昌出国考察期间，在美国纽约陪夫人邮寄东西时遭到不公平待遇。于是，他找到一小块小木牌，工工整整地写上“我是中国人”5个字，挂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马路上。这个“我是中国人”的故事感动着众多的中国人，他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外国的种族歧视挑战，不卑不亢。

吉鸿昌将军原名吉恒立，字世五，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1913年，正在酱菜园当伙计的吉鸿昌偷偷地离开家，投到冯玉祥将军的京卫军左翼第一团当兵，并一步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和共产党员。

1920年秋，任十六混成旅连长的吉鸿昌在信阳见到15岁的新兵牛建中时，看到没有文化的牛建中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加上自己在军中所受的苦楚，思乡之情难以言表，就萌生了为穷人兴办教育的想法。于是，他回到吕潭省亲时向父母吐露心声：“冯玉祥将军特别注重士兵的文化学习，我在军中吃了不少苦，也大开了眼界。在常德军官教导团毕业后，联想到家乡的兄弟姐妹因为生活所迫，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造成了生活的困难，我就萌生了攒钱办学的念头。办学的宗旨就是让贫苦子弟能够免费上学……”

他对父亲说：“爹，咱一不置地，二不开商店，三不买高楼大厦，要将所有家产都用来创办义学这项伟大事业！”父亲听了连连赞赏。吉鸿昌回军队后，父亲吉筠亭立即在镇上倡议并开始筹办学校事宜。不久，借用吕潭镇陕西会馆西院共13间房的吕北小学成立了。吕北小学第一期就招收了70名学生，聘请有名望的张绍龄等4位有名望的老师在学校任教。学校规定：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家庭特别困难的，还有衣服、鞋

袜的特别补助。1927年，已经是师长的吉鸿昌安排师部秘书郝子固回到吕潭，担任已经由吕北小学更名为中山学校的校长，了结了吉鸿昌内心一直想专心致志办教育的心愿。每次回到家乡，吉鸿昌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中山学校。

1928年，吉鸿昌又与中山学校校长郝子固及父母商量学校扩大事宜，提出购买贾鲁河北岸的50亩荒地，建设更大更漂亮的校园，接收更多的贫苦子弟免费上学。1929年，在吉鸿昌将军出任第十军军长并兼任宁夏政府主席时，由北平著名设计师冯欣农设计施工的中山学校新校区开工建设，至1931年夏季完工。冯欣农在给吉鸿昌的信中说：“世五自奉甚廉，几将所有，用于建校，引乃造福桑梓惠及后人之义举，我等决不辜负你的信任和期望，定将这豫东第一大型学校迅速建成，招收贫苦子弟免费上学。”后来，吉鸿昌又购置校田，捐献固定基金，详定学校管理条例，条例中特别规定：“董事会的吉姓人不准管理经济。”

1927年11月底，吉鸿昌打败直军姜明玉占领曹县县城后，对为虎作伥、索粮逼款的曹县县长孙光祖罚款8000元，在城内办了一所小学。1931年12月，吉鸿昌出国考察之际还是不忘教育。他与夫人胡洪霞抵达哥本哈根访问平民学校时感慨地说：“如果政府重视夜校，予以推广，并给以津贴，发展农业学校，对于中国来说，必将大有益处。”

吉鸿昌父亲去世后，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们父子上是大傻瓜，有钱不置庄田给子孙造福，却大把大把地扔在学校里……我办学有两种想法，一是培养大量的人才，才能使国家昌盛，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我看古往今来，当武将的很少有下场，一旦跌倒，难免家灭门满、财产充公。所以，我想，与其叫别人充公，何如早些我自己把它充公，给国家、老百姓办一点有益的事业？”他还说：“当兵保国杀敌是爱国；庄稼人种好地多打粮是爱国；当学生读好书，锻炼好身体，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同样也是爱国。”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在殉难前，给

他创办的吕潭学校留下遗嘱：“欣农、仰心、遐福、慈博诸先生鉴：昌为时代而死。家中事及母亲，已托二、三、四弟奉养，儿女均托红霞教养不必回家，在津托喻先生照料教育。吾先父所办学校校款，欣农、遐福均悉，并先父在日已交地方正绅办理。所虑者吾死后恐吾弟等有不明之处，还要强行分产，诸君证明已有其父兄遗嘱，属吕潭地方学校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兄私产也。”吉鸿昌写毕遗书后写下那首永远被铭记的就义诗，高喊“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可以告慰将军英灵的是，吕潭学校为国家、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如曾任《光明日报》总编的我国著名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穆欣、原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原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子木、原河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林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并在吉鸿昌爱国精神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

80多年过去了，吕潭学校先后被易名为“吕潭完小”和“吕潭中学”。1945年春，新四军120、128师途经吕潭，全体指战员在烈士墓前开会纪念。部队首长为学校亲笔题字，将“中山学校”改名为“鸿昌学校”。1978年，为纪念吉鸿昌烈士，学校改名为“吉鸿昌学校”，并聘请吉鸿昌将军的女儿、天津市政协常委瑞芝为名誉校长。1993年，为继承将军遗愿，适应教育改革需要，吉鸿昌之女瑞芝、扶沟县政府及家乡人民筹集资金200多万元，将“吉鸿昌学校”由原址搬迁到紧邻311国道的吕潭镇东，改名为“吉鸿昌职业高级中学”。目前，吉鸿昌学校是一个拥有初中、小学的学校，吉鸿昌小学在原址，于1982年被扶沟县人民政府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6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定为河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保”单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吉鸿昌将军的这种高尚情怀，穿越时空，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吉鸿昌将军可以安息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说说泰山太守应劭遭受的飞来之祸

杨箴廉

应劭,字仲远,汉末汝南南顿(今项城市)人。汉灵帝中平六年出任泰山太守。在应劭任泰山太守期间,却遭受了一次飞来之祸,一代英杰前程尽毁,欲知详情,让笔者从头说起。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山东兖州刺史刘岱出讨黄巾军,战败身死,东郡太守曹操,从郡吏陈宫计,乘虚入兖州,自为刺史。时有济北相鲍信会同曹操,终得击退黄巾军。惟鲍信战死,尸无下落。操四顾不得,刻木为像,亲自祭奠,哭泣尽哀,众志益坚。黄巾军败,操得降卒30万众,汰弱留强,时时训练,号为青州兵。操即领兖州,颇思效法桓文,徐图霸业。平原人毛介素有智略,劝操西迎天子,号令诸侯。

操乃搜罗英俊,招募才勇,文武并用。操思有基可恃,应当迎养老父,共叙天伦。因遣泰山太守应劭,往琅琊郡迎父曹嵩,嵩为中长侍曹腾养子,官至太尉,自然有些金银财宝储蓄家中,自去官还谯,复避卓乱,移迹琅琊,此接操书不胜欢喜,便携了爱妾及少子曹德,并家中老少数十人,押着辇重百余辆,满载财物,竟向兖州前来。道经徐州。

徐州牧陶谦字恭祖,籍隶丹阳,折节好学,以茂才见举,得为卢令,再迁幽州刺史。居官清白,著有廉名,嗣调任徐州刺史,剿灭黄巾余党,下邳城阙宣作乱,僭号天子,又有谦督兵剿平且屡遣使,间道入贡,谨守臣节,朝廷加谦为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闻操有志勤王,正欲向他结交,可巧操父过境,乐得卖个人情,特派都尉张邰领兵护送。岂知愆累黄巾贼

党,战败降谦,毕竟贼心未改,见了曹嵩许多辇重,暗暗垂涎,勾结匪徒,至夜宿旅舍间,觑隙下手,将曹氏家小尽皆杀死。张邰劫得曹家辇重,便奔赴淮南,匿身小山。

另一说法是: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琊入泰山,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操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只有泰山太守应劭逃脱。应劭汝南南顿人,东汉灵帝时举孝廉,被车骑将军何进征为掾。献帝中平二年,汉阳边章韩遂联合羌人东侵三辅,车骑将军皇甫嵩奉命讨伐,采纳了应劭的建议,很快取得胜利。为此,应劭很受时人推重。汉献帝初平六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30余万,侵入泰山境内,应劭率亲士兵,多次与黄巾军交战,先后斩杀数千人,俘获万余人,缴获辇重无数。黄巾退出泰山郡,郡内安定,百姓感激。应劭常思守护和治理好泰山郡,使郡民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这次护嵩过境,因祸起仓猝,应劭虽知实情,想向操表明,可是曹氏十几口命案,岂是一句话所能了结的事,真是百口莫辩。曹操势大难于争锋,应劭怕操加害,只好放弃泰山郡,投奔冀州牧袁绍去了。应劭走了,泰山失一明主,朝廷失一良臣,百姓向往太平,终日盼望应劭。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曹嵩被杀事件,受害最惨的当数徐州百姓。曹嵩一人骈戮的消息传入军中,曹操险些惊倒,遂在军中易服缟素,誓报父仇。即率全

部兵马,浩浩荡荡杀奔徐州。徐州自陶谦就任后,扫平贼寇,抚辑人民,百姓方得休息,耕稼自安。不意曹兵大至,掠杀十余城,不问男女老少,一律屠戮,可怜数十万无辜生灵,望风逃窜,尚难逃生,结果同入泗水,积尸盈渠。陶谦不能抵挡,只好退保郯城,幸喜郯城险固,操军不能入,乃攻睢陵、夏邱等邑,焚掘一空,连鸡犬都为遗类。可怜无辜百姓,遭此厄难,让人哀痛不止,悲愤难平!

张邰,身为汉朝臣民,不思安守本分,勾结匪徒,劫财杀人,招来兵祸,百姓死亡数十万,让人思之痛心,闻者泪下。如此制造暴乱之狂徒,扒其皮、啖其肉,也不足以解民愤。

再说应劭到了河北,袁绍终非名主,外宽内忌,多谋少断,众谋士争功相斗。应劭才不得大用,整日郁郁。历史悠久,人生短暂;天地无限,个人渺小。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应劭本想投身报国、建功立业、造福一方,怎奈祸起仓猝,让一介狂徒乱了方阵。一代英杰被葬送了大好前程,每念及此,应劭不得不发出感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应劭病重时,他仍念念不忘地说:“要回泰山郡,要守护和治理好泰山郡,使郡民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可是,应劭再也没能回到泰山,后来应劭病死于郯城(河北临漳县西南)。但应劭治理泰山的功绩,已被载入史册,流传后世。应劭才兼文武,有《百一诗》及《风俗义序》等作品传世。

一半烟火一半诗意——王艺千和他的乡土风情画

董素芝

2008年,北京宋庄画家村里多了一个叫艺千的画家,已近天命之年。王健天命之年的北漂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历史伟人孔子,一是因为出游年龄相当,二是都为了理想。不同的是,孔子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王健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艺术理想。因为此前一年,王健的两个孩子双双考上了大学,他终于得以从家中解脱,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他为自己取名艺千,并走进了中国美协人物画创作高研班。

在我心里,艺千早已是顶呱呱的画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艺千就以自己散发着浓郁风情的乡土画成为河南美术界的新秀,他的一幅幅带着烟火味的作品扑面而来,打烧饼的小夫妻、擢大方的老农、树荫下聊天的大爷、放牛的小姑娘等等散见在《河南日报》等报刊,成为豫东美术界的一枝奇葩。上世纪90年代,我和艺千成了同事,他先于我走进淮阳县委宣传部,是淮阳《龙湖报》的美编、记者。因两家离得近,说话比较随意。艺千的老婆常拿他的画打趣,说艺千这个人怪癖,连画出来的画也与人不同,特别丑,要是生活中肯定找不到对象。我们听了时常哈哈大笑,也看到了与众不同的艺千。

绘画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作画之病者众矣,惟病俗最大。”艺术嘛,见心见性,明心见性,最忌讳俗字,最难得的是有一颗赤子之心。艺千喜欢独来独往,一个人写写画画,沉迷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偶尔坐在一起,说到不平事却像炮筒子,一点情面都不留。看艺千针砭时弊的样子,那叫一个痛快。我觉得老天对艺千的眷顾,就是不管世事如何变化,让他无暇顾及别人的眼光,不为俗世所累。

对艺千的关注,还因为他一直是我身边励志的榜样。那时的艺千,一家四口挤在十几平方米房间里,他每每要趁家人睡觉后才能创作。因洗照片,单位在县委办公楼的楼道下临时搭建了一个暗室,工作之余,艺千在那个小屋里面画画。后来,他盖起了楼房,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可天命之年的他却放弃了舒适的编辑身份北漂了,却我和朋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但艺千还是那个艺千,别人眼中打拼的日子再次成就了他的诗意和浪漫。他一次次给我和朋友描述他的画家村,一个个青砖灰瓦的院落,保持着四合院格局,是纯朴的古典之美。院里种植着柿子树、石榴树,像老家的院子。秋天,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写满乡愁。他和一些异乡人在大大小小的院落里住着,时间久了,几个画友今天这家吃饭,明天那家吃饭,在吃饭和聊天中切磋画技。2017年,是艺千北漂的第十个年头。我和朋友去内蒙采风,路过北京,终于得见画家村芳颜。这时的画家村已多是楼房了,艺千住的地方也由小院变成了楼房,有百十平方米的样子,除一楼有个厨房、二楼有个房间外,大体是简易长筒房。艺千说这里的房屋结构大抵如此,是专为方便画家创作设计的。除了床、沙发等必需品外,他的画室里都是与画画有关的工具,墙上挂满了画,有草图、有构图,还有就要画好的、装裱好的。

参观完他的画室,艺千领着我们在他画家村转悠了两天,在一个个画室或老房子前陪我们观展、拍照,讲述这里的变化。因为有艺千在,在异乡的画家村,我们流连忘返,没有一点陌生感,像在家乡的感觉。

艺千北漂后,每年要回家过年。淮阳东湖的湿地芦苇荡是他常去写生的地方。冬天的东湖是苍凉的,到处是枯黄的芦苇和草丛。可不管天寒地冷,一早去芦苇荡是艺千必须的程序。若偶遇下雪,我们一定会接到他东湖路荡的邀请。因为艺千,东湖边的芦苇荡里留下我们许多的笑声和回忆。艺千常夸这片芦苇荡美,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他说这里的原生态就像20世纪最著名、最杰出的美国

画家安德鲁·怀斯笔下的怀乡写生画。安德鲁·怀斯是被赞誉美国怀乡写实主义绘画大师,可以想见他对艺千的影响。而艺千,以一个画家的敏锐,找准了自己的艺术根脉——脚下的土地和河流。

我一直觉得,艺千是为艺术而生的,他有一颗本心,是一个精神世界纯粹的人。因此,和艺千谈绘画、人生是一件愉快的事,他质朴的语言总是直抵心灵,让我找到艺术的通感。那个冬日,在艺千的画室里,我和朋友与他面对面坐着,当他笑着告诉我们他是当年现代工笔画院里惟一带馒头上学的画家时,我的心倏地被刺了一下,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起躲在一旁吃干馍的艺千,心头再次掠过一种震撼。面对我诧异的目光,他却淡淡地说,吃苦习惯了,也没觉得有啥,班上的同学听说后,有的要请他吃饭,有的直接给他带饭,他都谢绝了。他说,能在北京跟着老师学习,这点苦不算什么。

艺千的话让我不知是喜是悲,我知道,艺千是艺术上的苦行僧,这点苦对他确实不算什么,只是,当那些熟知的励志故事在艺千身上见证时,我多少有点悲喜交集。

艺千出生于豫东平原的河南淮阳,他下过乡,扛过枪,打过工,当过编辑、记者,为家中的房子又吃了6年官司,日子没消停过,当然,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他的艺术人生作了很好的备份。为坚守艺术之道,他吃了同代人不能吃的苦,守了同代人不能守的道,但艺术在他心中不减。当年,他为了追随他心中的大师李世南先生,曾南下深圳打工两年,边打工边向这位大师学习。李世南先生看了他的画,赞他的画很有自己的味道,并把他收为弟子。

艺千画中的人和物多是普通的、身边的,但无论是柳树下、躺椅上乘凉的老汉,麦垛旁擢大方的老农,街口打烧饼的小两口,拿着扫把凶巴巴打儿子的胖女人,都蕴藉在浓浓的烟火味中,幽默生趣。他的画作也是诗意的,他把自己对生活的记忆和片断化作令人感动的画面,每一笔都带着家乡的泥土气息。他的“文人画”也很生活,陶潜扛着锄头,悠然采菊东篱下;杜甫在被吹散的茅草屋前,迎风而叹;竹林七贤在山林中把酒弹唱,神态凝重,飘逸洒脱;还有,芭蕉丛中的红头巾少女,亦可窥见艺千内心的浪漫和情调,正是这些烟火味,拉开了他与文人画的距离。

近年来,艺千的创作日臻成熟,构图繁复,人物众多,他的一幅作品往往汇聚了上百个人物,如《家乡风味》《童年记忆》《农家》《和谐家园》等,仍是以熟稔、活络的豫东乡风民情为创作母体,仍是生活中熟悉而感人的特定场面。庙会上吹糖人、卖糖葫芦的,卖布老虎、泥泥狗的,地摊卖西瓜和风车的。不同的是,这些都成为他大型创作构图的一个画面、一个片段,更可贵的,是在作品中注入了一些现代元素。如打台球、高尔夫球的,看大戏的,玩鸟的,人头攒动,人物间顾盼生姿。作品《乐融融》堪称经典之作,整幅画是明快温暖的色调,是熟悉温暖的农家场景。院子周围,黄澄澄的是柿树,绿莹莹的是槐树,屋檐下挂着的是一串串玉米棒,小院里充盈着丰收的景象。院子左边堆满了玉米,一个老奶奶在开心地剥玉米,身边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院子的右边堂屋前是一石磨和一个一个的筐,筐里是红红的柿子。院子正中晾晒着三条被子,好玩的是,以晾被子的绳为界线,小院的男女主人公在打羽毛球,他们在跳跃中打得火热,这一飞一跃,打出了小院的生机与和谐,也显示了艺千在驾驭大场面生活场景上的游刃有余。

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正是艺千为我们创造的一个理想艺术境界。值艺千画集出版之际,写下以上这些文字。



资料图片